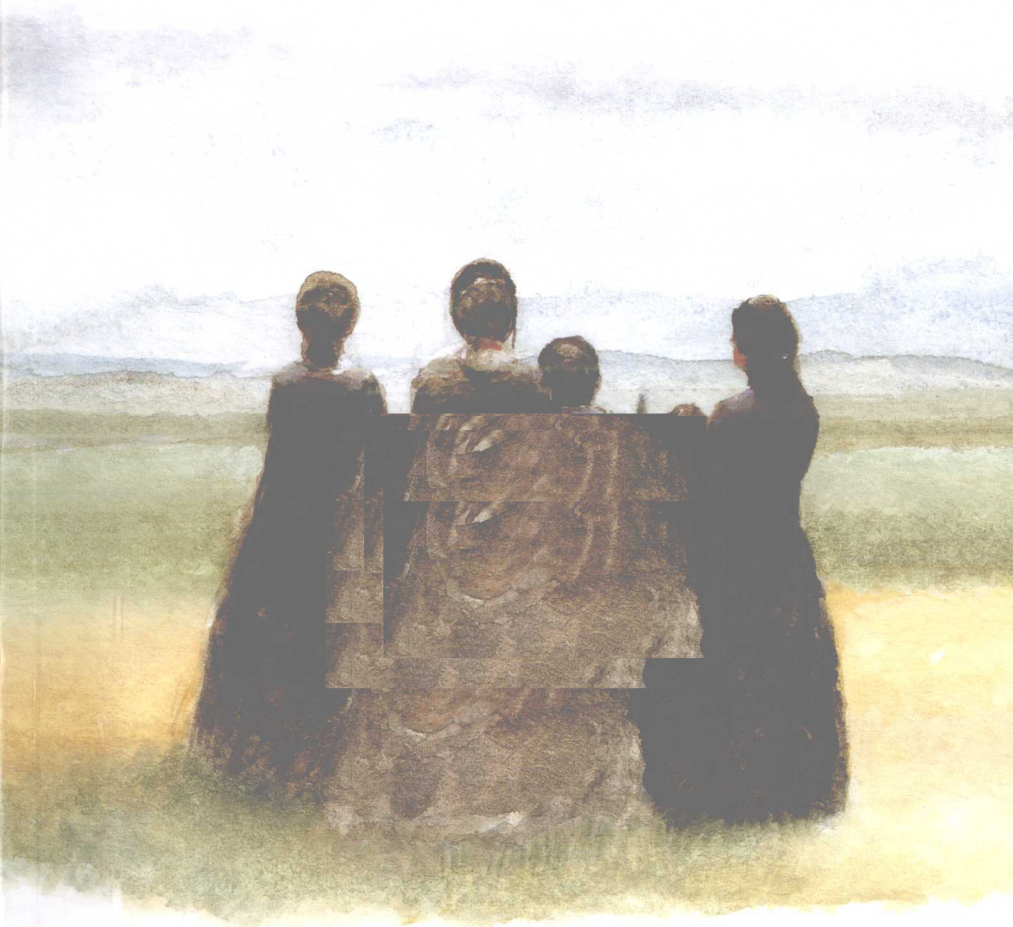


经典名著
延伸阅读

小妇人

LITTLE WOMEN



[美] 路易莎·梅·奥尔科特 著 詹姆斯·普鲁涅 绘 颜湘如 译



作家出版社



小妇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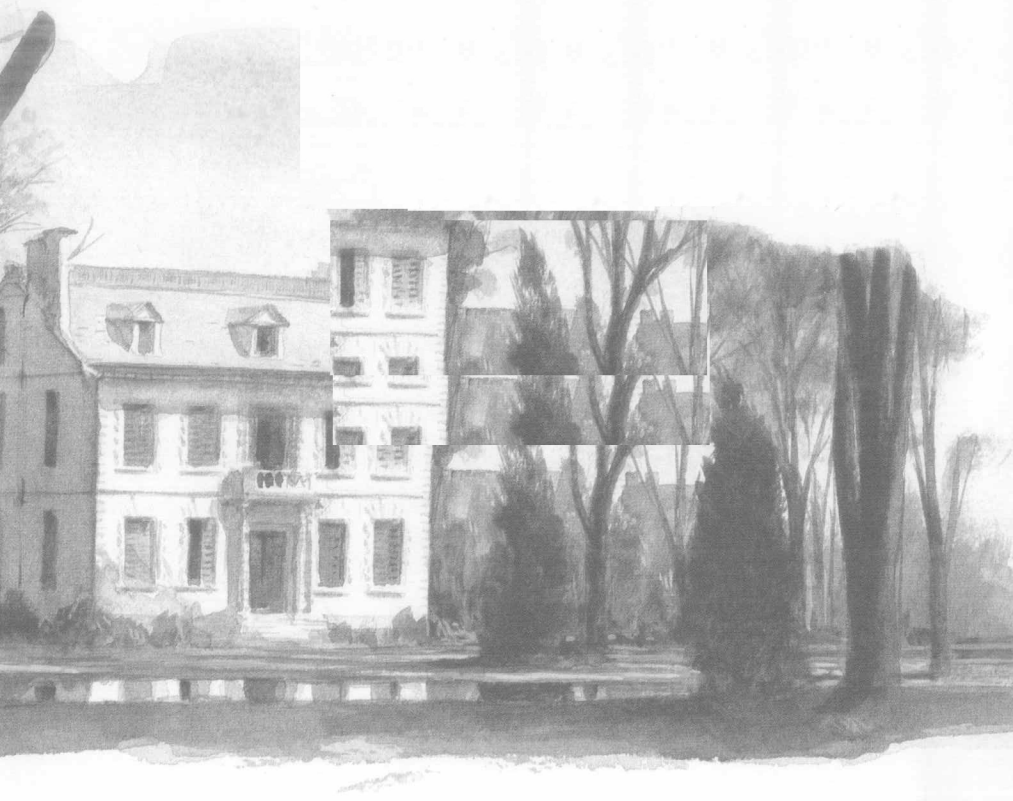
LITTLE WOMEN



[美] 路易莎·梅·奥尔科特 著

詹姆斯·普鲁涅 绘

颜湘如 译



(京权)图字:01-2006-493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妇人 / (美) 奥尔科特 (Alcott, L. M.) 著; 普鲁涅绘; 颜湘如译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0. 6

(经典名著·延伸阅读)

ISBN 978-7-5063-5362-5

I. ①小… II. ①奥…②普…③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近代
IV. ①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78317 号

LITTLE WOMEN

First published in 1868

Illustrated edition © Éditions Gallimard, 1996

Notes by Adrien Lherm, Illustrations by Jame's Prunie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Bardon - 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© 2010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中文简体字译本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授权使用

小妇人

作 者: [美] 路易莎·梅·奥尔科特

绘 图: 詹姆斯·普鲁涅

译 者: 颜湘如

统筹编辑: 王宝生

责任编辑: 苏红雨

装帧设计: 薛 磊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8×210

字数: 185 千

印张: 8.5

印数: 001-15000

版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5362-5

定价: 3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■ 小妇人 | LITTLE WOMEN ■

- 1 重演“天路历程”... 1
- 2 圣诞快乐... 14
- 3 罗伦斯家的男孩... 26
- 4 重担... 38
- 5 敦亲睦邻... 52
- 6 贝丝找到了“美丽宫”... 64
- 7 艾美的屈辱谷... 72
- 8 乔会战亚坡伦... 80
- 9 梅格前往“浮华市”... 91
- 10 社团与邮局... 108
- 11 实验... 119
- 12 罗伦斯营地... 132





- 13 空中城堡... 152
- 14 秘密... 162
- 15 一封电报... 172
- 16 通信... 182
- 17 忠实的小信徒... 191
- 18 晦暗的日子... 199
- 19 艾美的遗嘱... 207
- 20 悄悄话... 216
- 21 罗利惹祸，乔来调停... 224
- 22 美丽的青草地... 237
- 23 马屈姑婆解决难题... 246

1

重演“天路历程”

“没有礼物的圣诞节就不像圣诞节了。”乔躺在地毯上抱怨着说。

“贫穷真是可怕！”梅格叹着气，一面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的旧衣。

“为什么有的女孩有好多漂亮的东西，有的就什么也没有，太不公平了。”小艾美气呼呼地接了一句。

“可是我们还有爸爸妈妈，还有彼此呀。”独自坐在角落里的贝丝心满意足地说。

她这么一说，四张年轻的脸庞在火光中更显得亮丽起来，可是不一会儿却又黯然失色了，因为乔难过地说：“我们没有爸爸，而且将会很久都见不到他。”

她并没有说“也许永远也见不到了”，不过每个人想起远在战场上的父亲，都不禁暗自加上了这么一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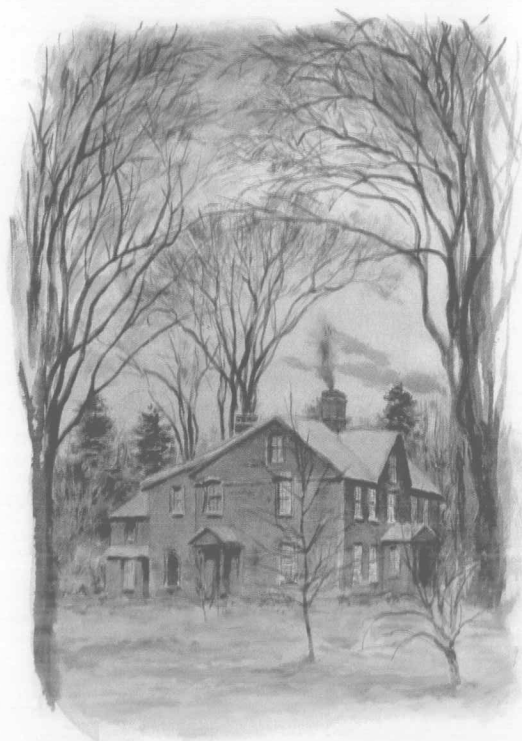
四人沉默了一两分钟之后，梅格才换了口气说道：

“你们也知道，妈妈之所以提议今年圣诞不送礼物，是因为今年冬天大家都不好过；而且她觉得现在家里的男人正在前线受苦，我们不应该花钱享乐。我们能做的不多，但至少可以做一点牺牲，而且应该做得心甘情愿。可是我好像做不到。”说到这里，梅格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一切美丽事物，不禁难过地摇摇头。

“可是我觉得我们花的那一点钱，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。我们每个人也才不过一块钱，就算捐给军队又有什么帮助？我可以不向妈妈或你们要礼物，可是我真的想买一本《安婷与

美国的南北战争发生于1861—1865年期间。由于奴役所引发的经济与道德议题，使得南方各州与北方各州之间的紧张情势日益升高。1860年，亚伯拉罕·林肯当选总统之后，南卡罗莱纳州退出了北部联盟，这也是后来组成南部联邦的十一个州中第一个脱离出来的州。1861年4月南部联邦攻击桑特堡(Fort Sumter)，双方也正式开始交战。





“‘没有礼物的圣诞节就不像圣诞节了。’乔躺在地毯上抱怨着说。”

厌的孩子。”梅格又抱怨了起来。

“你还比不上我的一半辛苦呢。”乔说，“如果把我和你一个神经兮兮、唠唠叨叨的老女人关在一起好几个小时，还要听她使唤这使唤那，偏偏她又都不满意，烦得你真想跳窗或干脆赏她一个耳光，你受得了吗？”

“这样折磨人真是不……可是我觉得全世界最累的工作还是洗碗和打扫。做这些活总是让我心情不好，我的手指都变僵硬了，根本不能练琴。”贝丝看着自己粗糙的双手叹了口气，这回大家都听见了。

“我觉得你们谁都没有我惨。”艾美喊道，“因为你们不用上学，我那些同学都好傲慢，要是功课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她们就会折磨你，还会取笑你的洋装，爸爸没有钱也会被她们贴上标签，还侮辱你说你鼻子难看。”

辛川姆》送给自己，我已经想了很久了。”乔向来是只书虫。

“我想拿我的钱去买新乐谱。”贝丝轻叹一声，轻得只有壁炉边的小扫帚和隔热手套听见了。

“我要买一盒费伯牌画国笔，我真的很需要。”艾美说得很坚决。

“妈妈并没有提到我们的零用钱，她一定也不希望我们放弃一切。我们就各自去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让自己快乐一下。我们的确很努力才赚到这笔钱的呀。”乔大嚷道，一面像个绅士似的检查自己靴子的后跟。

“我确实很努力——虽然很想在家里好好待着，却还是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教导那些讨

“中伤就中伤，说什么贴上标签，好像爸是泡菜罐头似的。”乔笑着说。

“我知道该怎么说，你不用‘风刺’我。本来就应该多用新的名词，这样才能增加‘字果’。”艾美很有威严地反驳道。

“你们别互相找碴了。乔，你难道不希望家里还像我们小时候那么有钱？天哪，要是没有这些烦恼，我们该会有多快乐、多幸福呀！”梅格回想着过去美好的时光。

“前几天你才说过，你觉得我们比皇室的孩子要幸福得多，因为他们虽然有钱，却随时都为了明争暗斗而烦恼。”

“我确实说过，贝丝。是呀，我们应该是快乐的，因为我们虽然要工作，但却总是能够自得其乐，就像乔说的，我们是个超级棒的小团队。”

“这种低俗的话也只有乔才说得出口。”艾美以谴责的目光看着依旧趴在地毯上那个长长的身影。乔一听马上坐起来，把手插进围裙的口袋里，开始吹起口哨。

“乔，别这样，太不端庄了。”

“就是这样我才要吹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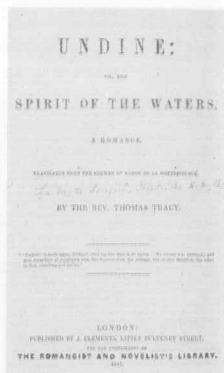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最讨厌又粗鲁、又男孩子气的女孩了。”

“我最痛恨装模作样、扭扭捏捏的女生了。”

“小巢里的鸟儿都同气连声。”贝丝唱道。这个和事佬扮了个鬼脸，原本针锋相对的两人不由得笑出声来，口角也就结束了。

“老实说，你们两个都有错。”梅格端起大姐的架子开始训话，“乔瑟芬，你都这么大了也该端庄一点，有个女孩样。以前年纪小还无所谓，现在你已经长高，头发也挽起来了，别忘了你已经是少女。”

“我不是！如果挽起头发就是少女，那么在我二十岁以前我都宁愿扎着两根辫子！”乔一面大叫一面扯



作者撰写《小妇人》之际，以异国为背景、充满悬疑、戏剧性情节及有趣人物的浪漫小说，正大行其道。德国小说家莫特·富克(Friedrich de la Motte Fouqué)所写的《安婷与辛川姆》，其实是两段独立的故事：一段写的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水精灵，另一段则是一个凡间武士的故事。



“‘如果乔是个野丫头，艾美是个傻丫头，那请问我是什么呢？’贝丝也等着听训。”

开发网，一头浅栗色的长发立刻披散而下，“我根本不想长大，因为长大了就得变成马屈小姐，还得穿着长长的礼服，规规矩矩的。其实当个女孩都已经够惨的了，我还是喜欢男生的游戏、男生的工作和他们的礼节。我不是男孩子本来就很叫人失望，现在更糟，我多么希望能上前线和爸爸并肩作战，但如今却只能像个老太婆，留在家里打毛线。”乔拼命地摇晃手里那只蓝色军袜，两支棒针有如响板似的响个不停，毛线球也一下子滚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。

“可怜的乔，真是太可惜了！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你只能看开一点，能有个像男孩子的名字，又能充当我们三人的兄弟已经不错了。”

贝丝一面说一面抚摸着姐姐靠在她膝前的那头乱发，尽管洗了许多碗、做了许多家事，她的手却还是那么柔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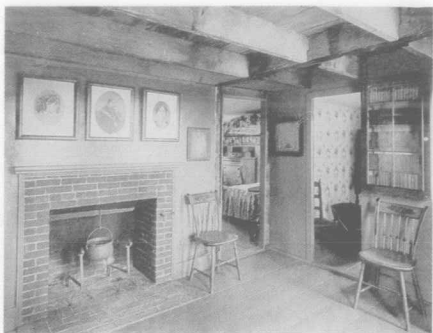
“还有你艾美，”梅格继续说道，“你实在太挑剔、太正经了。你现在这个样子还会显得有趣，但若不注意，以后长大很可能会变成一个矫揉造作的小傻瓜。你能温文有礼、谈话文雅是不错，可是不要太装模作样，否则你那些可笑的字句和乔那些粗俗的话一样糟糕。”

“如果乔是个野丫头，艾美是个傻丫头，那请问我是什么呢？”贝丝也等着听训。

“你就是个甜姐儿。”梅格语带温馨地说，也没有人反驳她，因为这只胆怯的“小老鼠”可是全家人的宠儿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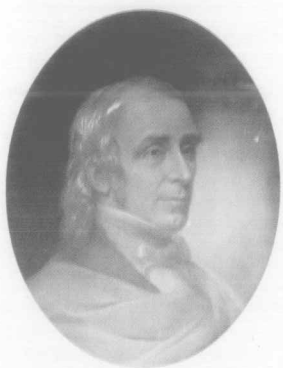
年轻的读者想必急于知道这些人的长相，我们就利用这个空当稍微形容一下这四个在黄昏时刻里，努

力打着毛线的姐妹吧。此时正值十二月天，外头的雪静静地下着，里头的火则劈里啪啦响得轻快。这是一个老旧但舒适的房间，虽然地毯已经褪色，家具也很简朴，不过墙上倒是挂着一两幅美丽的画，壁凹里也摆满了书，窗台上有菊花与圣诞玫瑰盛开，室内洋溢着愉快而亲昵的气氛。



四姐妹当中的老大玛格莉特——也就是梅格——十六岁，长得非常漂亮：体态丰润，肌肤白皙，一双大大的眼睛，一头浓密细致的棕发，一张唇形迷人的嘴，还有令她颇为骄傲的嫩白双手。十五岁的乔身材又高又瘦，肤色黝黑，那一对长手长脚经常让她看起来手足无措，好像刚出生的小马似的。她的嘴边带着一抹坚毅，鼻子十分滑稽，灰色的眼珠偶尔显得粗暴，偶尔兴味盎然，偶尔则若有所思，一切事物似乎都逃不过她锋利的眼神。她那又长又浓密的头发是她最美的地方，不过她老是用发网将头发兜住，免得碍事。乔的肩膀浑圆，手大脚也大，穿着马马虎虎，分明一副马上就要长大成人却又不愿接受这个事实的尴尬模样。伊莉莎白——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贝丝——十三岁，是个脸色红润、发丝柔细、眼神清澈的女孩。她总是显得很害羞，声音细细的，还有一副谁也扰乱不了的平和神情。她的父亲称她作“宁静儿”，真是再适当不过了，因为她仿佛活在自己的幸福世界中，偶尔才冒个险出来见见她所信任且深爱的少数几人。艾美虽然年纪最小，却是最重要的一个，至少她这么认为。蓝色的眼睛和披在肩上髻髻的金发，让她看起来活像童话里的人物。白白瘦瘦的她总是很留心自己的一举一动，随时都要像个淑女。至于这四姐妹的个性，读者将来自自然会知道。

朴素而舒适的饭厅经常是家人的起居室。饭厅和客厅不同，后者只用在特殊场合与娱乐活动，而前者则是全家人聚在一起用餐或从事日常活动的地方。若有朋友作非正式的拜访，也是以饭厅作为招待地点。上图是奥尔科特在福特兰（Fruitlands）——马萨诸塞州一个农场——家中的饭厅。在这个兼作厨房之用的饭厅旁边，便是奥尔科特太太与路易莎的姐姐安娜的卧室。壁炉上方挂着家人的画像。



路易莎的父亲艾墨斯·布朗逊·奥尔科特(Amos Bronson Alcott, 1799—1888年)的素描(下图)与画像(上图),这也是她塑造书中人物马屈先生的蓝图。她的父亲全凭着自修求知,一生致力于研读古典著作,并经常思考哲学以及社会、教育改革等议题,然而工作谋生却并不顺利。他在书房的这幅素描取自小女儿梅的素描簿。



六点的钟声响了。贝丝将炉床打扫干净之后,放了一双拖鞋在火炉前烘暖。一见到这双旧鞋,姐妹们心情立刻好了起来,因为妈妈就要回来了,每个人都以愉快的心情等着迎接她。梅格不再训话,并随手将灯点上,艾美也自动让出了安乐椅,而当乔坐起来把拖鞋再往火边挪时,根本已经忘了自己的疲累。

“鞋子太破旧了,应该给妈妈换双新的。”

“我想用我的钱帮她买一双。”贝丝说。

“不,我要买。”艾美大喊。

“我是老大……”梅格才说这么一句,乔便骤然打断她的话:

“现在爸爸不在,我是家里的男生,所以拖鞋由我来买,因为爸爸吩咐过,他不在的时候要我特别照顾妈妈。”

“我有一个办法。”贝丝说,“我们每个人都送她一样圣诞礼物,不要买自己的东西了。”

“不愧是可爱的贝丝!那我们该买些什么呢?”乔大叫道。

大伙静静地想了一会儿,梅格仿佛看见自己漂亮的双手而得到灵感似的,说道:“我要买一副手套送给她。”

“军用便鞋,最好的礼物了。”乔喊道。

“几条镶花边的手帕。”贝丝说。

“我去买一小瓶香水,不但妈妈会喜欢,而且不贵,我还可以有多余的钱买我自己的东西。”艾美接着说。

“我们怎么把东西送给她呢?”梅格问道。

“先把东西放在桌上,然后带她进来,再看着她拆礼物。你不记得我们的生日都是这样过的吗?”乔回答道。

“每次轮到我戴着头冠坐上大椅子,然后看着你们一个一个走进来,拿出礼物再亲我一下的时候,我都好紧张。我很喜欢礼物和亲吻的感觉,可是看到你们盯着

我拆礼物，我就觉得好恐怖。”贝丝烤着茶点面包的同时，把脸也烤热了。

“让妈妈以为我们是替自己买礼物，然后再给她一个惊喜。梅格，我们得明天下午去买东西；圣诞夜的那出戏还有得忙呢。”乔把手背在身后踱着方步，头仰得高高的。

“这次演完，我以后就不演了，我的年纪已经不适合再玩这种游戏。”梅格说，不过她对这个幼稚的扮装游戏还是兴致勃勃。

“我知道你不会停的，只要你能披着长发、穿着白色的礼服、戴着金纸做成的首饰走来走去，你就会继续演。你是我们之中最好的演员，假如你退出，那不就什么都完了？”乔说，“今天晚上我们要排演一下。艾美，过来，晕倒那幕再来一次，你根本全身硬邦邦的。”

“我也没办法。我又没看过别人晕倒，而且我也不想学你那样，把自己跌得鼻青脸肿。如果可以安然无事，我就跌；否则我一定要优雅地倒在椅子上，我可不管雨果是不是真的拿枪瞄准我。”艾美回道。她并没有演戏的天分，但之所以选上她是因为只有她较为瘦小，能够一面尖叫挣扎一面让主角扛出去。

“这么演吧；你双手合掌，步伐蹒跚地跑过舞台，一面惊惶地喊着：‘罗德里戈！救我！救我！’”只见乔一边跑一边夸张地尖叫，叫声确实有点吓人。

艾美虽是照做，可是却将两只手直挺挺地往前伸，移动的样子也僵硬得像机器人，还有她的一声“噢！”根本听不出恐惧与忧虑，倒反而像是被针给扎了。乔绝望地狂吼一声，梅格在一旁笑不可抑，而贝丝则津津有味地看着她们打闹嬉笑，把面包都烤焦了。

“没救了！反正到时候你尽力就是了，要是观众嘘你，可别怪我。来吧，梅格。”



十九世纪，戏剧在美国相当受欢迎，尤其是莎士比亚写的剧本，两幕戏之间还会穿插舞者、乐师、杂耍、特技与动物的表演。当时美国的艾德温·佛瑞斯特(Edwin Forrest)是莎士比亚戏剧的著名演员之一，他扮演奥赛罗等角色，演来丝丝入扣，总是场场轰动。他是一般大众的偶像，而他的对手英国人威廉·麦克瑞迪(William Macready)却比较受上流社会的青睐。1849年，麦克瑞迪在亚斯特广场剧院(Astor Place Opera House)表演，竟遭到佛瑞斯特的支持群众攻击，造成31人死亡，150人受伤。路易莎·梅·奥尔科特形容佛瑞斯特的表演形态为“喘息与叫嚣”。



在《马克白》一剧中，莎士比亚以戏剧性的笔触描绘出残暴的野心。苏格兰贵族马克白在妻子的唆使下，杀了苏格兰国王而篡位，但他的统治却也只是昙花一现。由于受到良心谴责，深感懊悔的马克白见到了被他所杀害的人的鬼魂，而马克白夫人也因自己策划的谋杀而深感不安。不久，死亡的命运便降临在暴君与他的妻子身上。

接下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，唐·佩德罗一口气念了两页的演说词向世界宣战，女巫贺佳对着她那一锅架在火上煮的蟾蜍，念出可怕的咒语，产生了怪异的效果；罗德里戈英勇地扯断了铁链，而雨果则在悔恨与砒霜的双重折磨中死去，死前还疯狂地“吼！吼！”乱叫。

“这是我们演得最好的一次。”梅格说，这时死去的坏人也坐了起来，一面揉着手肘。

“乔呀，你怎么写得这么好的剧本，又有这么好的演技？你真是莎士比亚第二！”贝丝大声喊道。她绝对相信自己的姐妹们在各方面都是天赋异禀。

“普通啦。”乔谦虚地回答，“我觉得‘巫婆的咒语，一出歌剧式的悲剧’确实还不错，可是我想试试《马克白》，要是能有一扇活板门能让班柯出场就好了。我一直很想演杀人的那幕。‘我眼前所见是一把匕首吗？’”乔喃喃地说，眼珠子转来转去，双手在空中乱抓，因为她曾经看过一位著名的演员这么演。

“不，那是一把长柄叉，而且叉的不是面包，而是妈的鞋子。贝丝看戏看得太入神了！”梅格嚷着，于是排演便在一阵爆笑声中结束了。

“孩子们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”门口响起一个愉快的声音，演员与观众立刻转身迎接一位身材壮硕、十分慈祥的妇人，她脸上总带着一种“我帮得上忙吗”的神情，让人见了倍感舒服。她长得并不特别好看，不过母亲对孩子总是万分慈爱，四姐妹都觉得在那件灰色斗篷和过时的帽子底下，披覆着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女人。

“亲爱的，今天你们过得还好吗？明天要送出去的箱子实在太多了，忙得我连回家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贝丝，有人找我吗？梅格，感冒好点了没有？乔，你好像快累垮了，过来亲亲我吧，宝贝女儿。”

马屈太太一面关心地询问，一面脱掉衣帽，穿上热烈的拖鞋，坐到安乐椅上，然后把艾美拉到膝前，准备享受这忙碌的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。四个姐妹忙进忙出的，各自以各自的方式想让母亲更舒适些。梅格准备茶几；乔拿柴火、摆椅子，但凡是她碰到的东西不是掉了，就是倒了，再不就是被撞得喀喇喀喇响；贝丝则在客厅与厨房之间进进出出，虽然忙碌却一点声音也没有；至于艾美则交叠双手坐着，对大伙发号施令。

当她们靠拢到桌边时，马屈太太带着特别愉快的神情说：“吃过晚饭，我要给你们一样好东西。”

姐妹们一听，每个人脸上立刻展现阳光般的灿烂笑容。贝丝也顾不得手上热烫烫的饼干，立刻拍起手来，而乔也将餐巾往上一扔，大喊道：“是信！是信！为爸爸欢呼三声！”

“是的，是一封好长的信。他很好，这个冬天也应该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。圣诞快到了，他给了我们许多美好的祝福，还给你们每个人都个别写了几句话呢。”马屈太太轻轻拍着口袋，好像里头装了一件宝贝。

“快点，快吃！艾美，别再翘着小指了，吃东西别这么别扭。”乔喊道。她急着要看信，喝茶不断呛着，还把面包——涂了奶油的那面——掉在地毯上。

贝丝已经不吃了，她悄悄地走向隐蔽的角落坐下等着其他人，一边幻想着即将到来的喜悦。

“我觉得爸爸真了不起，虽然已经过了被征召的年纪，要当军人也不够强壮，他却能够上前线当随军牧师。”梅格热切地说。

“我也很希望能当个鼓手，或是随军的——怎么说呢？——女贩子，或是护士，这样我就可以就近帮他的忙了。”



路易莎的母亲艾碧格尔·梅(Abigail May)——大家都叫她艾芭(Abba)——来自波士顿一个旧式的家庭。她全心地为家人付出，努力不懈以满足他们的需求，并给予他们支持。



“是信！是信！为爸爸欢呼三声！”

乔不满地大叫。

“那一样很不舒服，要睡在帐篷，又要吃那些难以下咽的东西，还要用马口铁杯喝东西。”艾美叹气道。

“妈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？”贝丝问道，声音有点颤抖。

“除非他病了，否则还要好几个月呢。只要他撑得下去，他就会留在那里尽自己的力量，在完成任务之前，他是不可能回来的。好了，过来听听他的信吧。”

大伙都往火边靠，母亲坐在大安乐椅上，贝丝依偎在她的脚边，梅格和艾美分别坐在两边的扶手上，乔则靠着椅背站，万一信的内容太过感人，站在后面才不会让其他人看见她激动的情绪反应。

在那种艰难的时代里，几乎每一封信都是感人的，尤其是父亲写来的家书。这封信里对于前线的艰苦生活、自己所要面对的各种危险，以及好不容易压抑下来的思乡之情几乎只字未提，却只是以轻松、充满希望的口气，生动地描述着军营生活、行军与军事消息。直到信末，才流露出执笔者的父爱，以及对家中小女儿们的思念。

“向她们转达我深切的爱，也替我亲亲她们。告诉她们我天天想着她们，夜夜为她们祈祷，她们的爱时时刻刻都是我最大的支柱。还要等一年才能见到她们，时间似乎很长，但你要提

“向她们转达我深切的爱，也替我亲亲她们。告诉她们我天天想着她们，夜夜为她们祈祷，她们的爱时时刻刻都是我最大的支柱。”



醒她们，等待的同时我们都要努力工作，不要浪费了这些艰难的时日。我知道她们一定会记得我说的话，会好好地孝顺你，会做好自己分内的事，也会勇敢地对抗内在的敌人并成功地战胜自己。或许待我返家之日，我的小妇人们将会更令我喜爱而骄傲。”

听到这段时，每个人都不停地抽着鼻子。乔的泪珠顺着鼻端大颗大颗地掉落，她也不以为意，而艾美整个脸埋在母亲的肩头，也不管是否弄乱了髻发，只是呜咽着说：“我真是个自私的小人！可是我一定会改进，这样爸爸才不会对我失望。”

“我们都会的！”梅格哭着说，“我太在意我的外表，又讨厌工作，但以后不会了，但愿我能做到。”

“他总喜欢叫我‘小妇人’，我以后会尽量做到，不再这么粗鲁野蛮。我也会安分守己地待在家里，不再想着到处乱跑了。”乔说。她心里却想：耐着性子待在家里不乱发脾气，可比到南方去对付一两个叛军要困难得多了。

贝丝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拿起蓝色的军袜擦干泪水，便又全心全意投入手边的任务织起袜子来，丝毫不浪费时间。她幼小而安静的心灵已经暗自决定，一年后父亲回家的欢乐时刻到来时，她绝不让父亲失望。

乔的话说完之后，谁也没有做声，最后还是马屈太太打破沉默，愉快地说道：“你们还记得小时候玩的‘天路历程’的游戏吗？那时候我将拼布袋系在你们背上作为你们的重担，还给你们帽子、手杖和一卷卷的纸，你们便兴高采烈地从地窖——也就是毁灭城——爬呀，爬呀，爬到楼顶，在那里你们会收到许许多多美丽的东西，供你们建造一个天国。”

“真是太有趣了，尤其是当我们遇见狮群，与魔王亚坡伦作战，然后经过恶鬼所在山谷更是好玩。”乔说。

“我喜欢布包掉下来滚到楼下那一段。”梅格说。

“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当我们走上屋顶阳台，站在阳光底下，在鲜花、绿藤和许多美丽的事物之间，齐声欢唱。”贝丝微笑着说，仿佛那愉快的时刻又回来了。

“我差不多都忘了，只记得我好怕地窖和黑黑的入口，最喜欢在屋顶上吃蛋糕、喝牛奶。要不是现在年纪太大了，我真想再玩一遍。”艾美才刚满十二岁，就已经打算放弃幼稚的玩意儿了。



在诸多素描与类似以上这幅“军营的一个雨天”(1871年)的油画中,美国画家温斯洛·荷马(Winslow Homer)描绘出了歇战期间军营里的百无聊赖,以及军队生活的不稳定。充满热情的年轻新兵在1861年上前线之后,很快便感到失望沮丧,因为营区的卫生条件极差,日常生活单调,而且因生病与战争而死亡的人数实在多得惊人。

“亲爱的,玩这个永远不嫌老,因为我们随时都扮演着这样一出戏,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。我们的重担在这里,路就在眼前,而我们对幸福与美好的渴望,也时时指引着我们渡过难关、改正错误,到达和平的终点,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天国。好啦,诸位朝圣小信众,就当作是从头来过吧,但这回不是演戏,而是真实的生活,看看爸爸回家之前你们能走多远。”

“妈,真的吗?我们的布包在哪里?”一点也不懂得变通的小艾美问道。

“刚才除了贝丝,你们都已经说出各自的重担了。其实贝丝也许没有什么重担吧。”母亲说。

“我有,我的重担就是洗碗盘与打扫,我羡慕那些有好钢琴的女孩,而且我害怕人群。”

贝丝的重担实在很有趣,大家听了都想笑,不过谁也没出声,生怕深深伤害了她。

“就这么办吧。”梅格认真地说,“这其实只是换个名目来自我改进,这个故事对我们应该有帮助,因为虽然我们都想变好,但事实上并不容易,我们常常会忘了